



---

學術與政治作為志業：  
逾越自我的事工

關信基

2010年10月23日



# 韋伯(1864 – 1920)

## 我不配為他綁鞋帶

---

- 德國社會學三位創立人之一 Ferdinand Tönnies (1855-1936) und Georg Simmel (1858-1918)
- 德國民主黨創辦人之一
- 梵爾賽和約會議德國代表團專家
- 一篇“傳奇”演講 -- Politik als Beruf

# 我？ 還沒成功的探索者



---

- 從韋伯的演講出發
  - 檢視我的學術和政治探索
    - 生命歷程中政治實踐的意義問題
- “Fragen der Bedeutung des politischen Tuns innerhalb der gesamten Lebensführung”



# 科學作為志業, 韋伯說...

---

- 科學工作的經濟及社會環境的制約
  - 依賴問題 → 對客觀事物的責任感?
- 科學作為發自內心的召喚
  - 需要專精 → 激情 (矇著眼去想象) 使志業可能
  - 意外 (或困學) 得之靈感使志業有成果
- 科學作為志業的意義
  - 總會被取代 → “um ihrer selbst willen”



# 科學作為志業的意義

## “um ihrer selbst willen”

---

- 啟蒙運動—西方人探索宇宙的新角度：理性
- 科學=用理論解答問題的可能
- 概念與了解是古代科學的基礎（神為本）
- 實驗是現代科學的基礎（自然為本）
- 科學無最後原因，不能回答意義的問題
- 科學=依據方法（學）和邏輯去剖析世界
- 科學為求“真”，和價值保持距離避免價值判斷至關重要

# 政治作為志業 I: 倫理

- 政治權力運用的倫理問題——“甚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 (was für ein Mensch man sein muß, um seine Hand in die Speichen des Rades der Geschichte legen zu dürfen ?)”
- **政治=權力**: 統治--合法性(範式)—[領袖魅力 Charisma des Führers]--統治機器--國家--官僚與從政者—誰配稱為志業從政者 Berufspolitiker?  
(professional politician, 政治家、政客 X)
- 初答: 激情、責任感、克制 Augenmaß (判斷力 X)

# 政治作為志業 II: 告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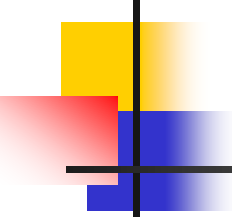
- 熱情指的是：“切事(Sachlichkeit)的熱情、一種對一件“踏實的**理想**”(Sache)的熱情獻身、對掌管這**理想**的善神或魔神的熱情歸依。和“沒有結果的亢奮”(sterile Aufgeregtheit)，是兩回事。後面這種心態，是某一類知識份子——特別是俄國知識份子——的特色；而在今天，在這場被傲稱為“革命”的狂歡會中，這個心態對我們的知識份子，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。這種心態，是一種不會有任何結果的“以理知上的有**意思**為尚的浪漫主義”，沒有絲毫切事的責任意識。不論如何誠心，只有熱情是**不足**的。政治家不在於熱情本身，而是要在**用熱情來追求某一項“踏實的**理想**”**之同時，引對這個目標的**責任**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。這就需要**政治家**具備最重要的心理特質：**判斷力**。這是一種心沉氣靜去如實地面對現實的能力；換句話說，也就是一種對人和事的距離。“沒有距離”，是**政治家**致命的大罪之一”

# 政治作為志業 III: 接近結論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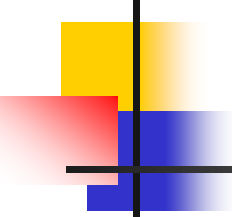
- 韋伯的結論是甚麼?
- 韋伯是理想/現實主義的、保守/開明的、右傾/左傾的?
- 一切得從韋伯為甚麼接受邀請演講開始



# 韋伯演講的動機

- 
- 勉強接受邀請 --十一月革命
  - 貫穿兩篇演講的思想 = 韋伯一生最感興趣的研究主題：理性
  - 告誡學生不要衝動, 但是...

# 韋伯的晚年爭扎：點滴

- 
- 
- 理性相對非理性
  - 學術相對政治
  - ‘卡理斯瑪’（‘領袖魅力’, Charisma) 和政治志業
  - 演講版本和印刷版本的不同??

# 韋伯的晚年爭扎: Charisma

- “讓我們特別感到興趣的，是這些類型中的第二種：因於服從者對‘領袖’純粹個人的‘卡理斯瑪’所發的皈依，而形成的支配。這種類型的支配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志業這個觀念最高度的表現，在此找到了其根源。”
- ‘領袖魅力(卡理斯瑪)’ 與召喚 (Calling)
- 政治志業不能純粹是(工具)理性的工作

# 政治作為志業 IV: 結論\_

## 激情+克制

- “問題是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，怎樣才能在同一個人身上調和起來。政治靠的是頭腦，不是靠身體或心靈的其他部位。政治要不淪為輕浮的理知遊戲，而是一種真實的人性活動，對政治的獻身就必須起自熱情、養於熱情。但是熱情的政治家的特色，正在於其精神的強韌自制；使政治家和只是陶醉於“沒有結果的亢奮”中的政治玩票人物有別的，也正是這種堅毅的自我克制。要想臻於這種境界，唯一的途徑，便是養成習慣，保持一切意義下的距離。政治“人格”的“強韌”，首要便在於擁有這些性質。”

# 政治作為志業 V: 結論

“ **menschlich echt** ”

- 最後的一張演講卡片這樣寫道：  
“Nur bei voller Übersicht über/  
Verantwortung/ an irgend einem  
Punkt./ ich kann nicht anders/ - das  
erschütternd - u/ **menschlich echt.** ”

記得甚麼是科學作為志業的意義嗎？

“ **um ihrer selbst willen** ”



# “政治作為志業” 文本的結論 I

---

“ *Politik bedeutet ein starkes langsames Bohren von harten Brettern mit Leidenschaft und Augenmaß zugleich* ”(政治是同時用激情和克制去強力而緩慢地鑽硬板的活動)

記得政治=權力的說法嗎？

# 理解政治行為的倫理問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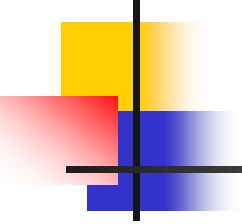
- “政治是同時用激情和克制去強力而緩慢地鑽硬板的活動”
- “甚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?”
- 那麼如何理解政治行為的倫理問題?
  - 心志倫理(Gesinnungsethische Maxime) 相對責任倫理(Verantwortungsethische Maxime) (意圖倫理 X)

# 倫理張力:心志相對責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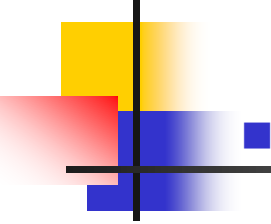
- “一切具有倫理意義的行動，都可以歸屬到兩種準則中的某一個之下；而這兩種準則，在根本上互異，同時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。這兩種為人類行動提供倫理意義的準則，分別是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。這不是說心志倫理就是不負責任，也不是說責任倫理便無視於心志和信念。這自然不在話下。不過，一個人是按照心志倫理的準則行動（在宗教的說法上，就是“基督的行為是正當的，後果則委諸上帝”），或者是按照責任倫理的準則行動（當事人對自己行動〔可預見〕的後果負有責任），其間有著深邃的對立。”



# 心志與責任非互相排斥！

- 
- 
- “反對社會不公的火焰只靠純粹的心志並不能消滅不公義。”

# 心志與責任非互相排斥 II



“一切歷史經驗也證明了，若非再接再厲地追求在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，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。但要作到這一點，一個人必須是一個領袖，同時除了是領袖之外，更必須是平常意義下所謂的英雄。即使這兩者都稱不上的人，也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韌，使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；這一點，在此刻就必須作到——不然的話，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，他都沒有機會去完成。誰有自信，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，愚蠢、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，而仍屹立不潰，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：「即使如此，沒關係！」(dennoch)，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感與召喚。”



# 我的人生歷程中 學術、政治實踐的意義

---

- 只能做到學術、科學嘛，不敢說
- 做、工作 = （職業、專業、志業）
  - 職業=市場分工制度下的“奴隸”？
  - 專業=競爭文化下既得利益的“保障”
  - 志業（Be-ruf, Be-rufung, 天職） = 對召喚的回應
- 工作意義 = 創造自我成為 “像一個人, **menschlich echt**” 的我

# 我的學術實踐

- 大二開始感興趣，繼而享受知識增長的樂趣，如今是無書不歡（自我 [=書獃子] 創造）
- 加入天主教信仰小團體，接觸興教建國的宏願與服務型領袖的概念（成全別人）
- 對歐洲整合運動發生興趣，認為可為中國統一於分歧的事業有借鑒作用
- 德國留學、回港工作、教學及研究活動多數並非計劃的結果，機緣（Einfall）最重要
- 對（社會）科學從崇拜到懷疑，雖提防價值判斷，也要警惕（社會）科學也是社會建構的
- 科學對生命意義的尋求幫不上忙



# 我的政治實踐

---

- 君子也黨、為了政治文明的建設，建設公民黨為君子黨、有執政者思維的在野黨 [《醍醐灌頂》序言、第 11、13 及 29 篇]
- 君子與權力 [《醍醐灌頂》第 26 篇]
- 君子的信念 [《醍醐灌頂》第 37 篇]
- 去激進、現實與理想 [《醍醐灌頂》第 5 及 46 篇]
- 沒有辜負 **menschlich echt** 的誠言；政治文明的建設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

# 學術實踐<--> 政治實踐

- 學術知識幫不了解決政治爭執，例如民調與候選人遴選
- 有確定性的學術（格言）對政治實踐可能起作用，例如「權力腐化、絕對權力絕對腐化」與「權力制衡」
- 無確定性的學術（理論假設）對政治實踐難起作用，例如民主化理論[D. Rustow (1970)]、過程模式、路徑依賴
- 政治實踐幫助欣賞學術認識，例如「寡頭政治的鐵則」